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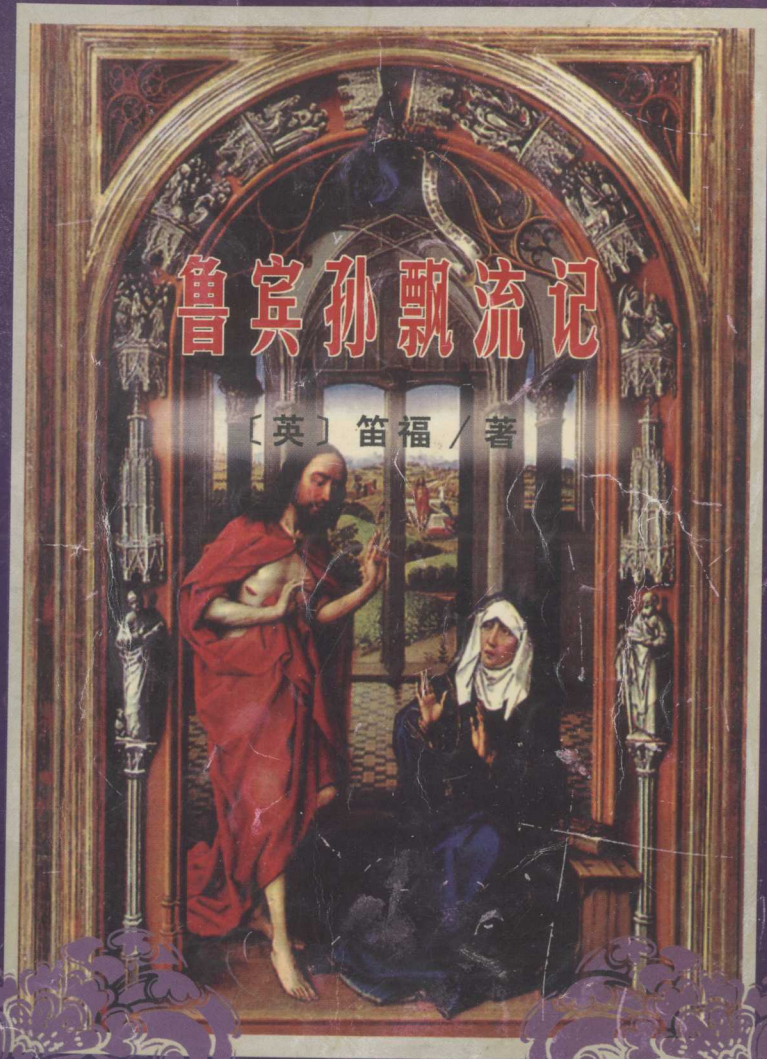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The World Literature-seller Master-piece

鲁宾孙飘流记

〔英〕笛福 /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鲁宾孙漂流记

〔英〕笛 福/著

李贵卢/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(第二辑) / 哈代等著,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10
ISBN 7-5387-1485-5

I. 世… II. 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175 号

《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》第二辑

鲁滨孙飘流记

作 者: [英] 笛福
责任编辑: 叶天洪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印 刷: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 32 开
字 数: 207 千字
印 张: 8.75
版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485-5/I·1400
定 价: 1280 元 (全 13 册)

1862年，我出生在约克市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。不是本地人。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。他移居英国后，先住在赫尔市，经商发家后就歇了生意，最后搬到约克市定居，并在那儿娶了我母亲。母亲娘家姓鲁宾孙，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因而给我取名叫鲁宾孙·克鲁伊茨内。由于英国人一读“克鲁伊茨内”这个德国姓，发音就走调，而大家就叫我们“克鲁索”，以致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，这么写了。所以，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克鲁索。

我有两个哥哥。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。闻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。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。至于二哥的下落，我至今一无所知，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境况也全然不知一样。

我是家里的小儿子，因此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，从小喜欢胡思乱想，一心想出洋远游。当时，我父亲年岁已高，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。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，还让我在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，一心想要我将来学法律。但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，只是想航海。我完全不顾父愿，甚至违抗父命，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告。我的这种天性，似乎由此而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。

我父亲头脑聪明，为人慎重。他预料到我的意图必然会给我带来不幸，就时常严肃开导我，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忠告。一天早晨，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；因为，那时正好他痛风病发作，行动不便。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规劝了一番。他问我，除了我自己漫游四海的癖好外，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离弃父母，背井离乡呢？在家乡，我可以经人引荐，在社会上立身。我如果自己勤奋努力，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，过上安逸快活的日子。他对我说，一般

出洋冒险的人，不是穷得一文不名，就是妄想暴富；他们野心勃勃，想以非凡的事业扬名于世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样做既不值得，也没必要。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，正好处于两者之间，即一般人所说的中间地位。从他长期的经验判断，这种中间地位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，也最能使人幸福。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；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、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。他说，我自己可以从许多事实中认识到，确实中间地位的生活幸福无比；这就是，人人羡慕这种地位，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后果，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。明智的人也证明，这个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。《圣经》中的智者也曾祈祷：“使我既不贫穷，也不富裕。”

他常提醒我，只要用心观察，就能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大多都多灾多难，唯中间阶层灾祸最少。中间阶层的生活，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，瞬息万变。而且，中间地位不会像阔佬那样挥霍无度、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；也不会像穷人那样终日操劳、缺吃少穿而搞得憔悴不堪。唯有中间地位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和快乐。中等人常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。适可而止，中庸克己，健康安宁，交友娱乐，生活中的种种乐趣，都是中等人的福份。这种生活方式，使人平静安乐，悠然自得地过完一辈子，不必受劳心劳力之苦。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四处奔波，或为窘境所迫，以至伤身劳神；也不必因妒火攻心，或利欲薰心而狂躁不安。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平静度过一生，尽情地品味人生的甜美，没有任何艰难困苦；他们感到幸福，并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。

接着，他态度诚挚、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孩子气，不要急于自讨苦吃；因为，不论从人之常情来说，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而

言，都不会让我吃苦。他说，我不必去为天天生计去操劳，他会为我作好一切安排，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。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，那就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所致，而他已尽到自己的责任了。因为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苦难，因此向我提出了忠告。总而言之，他答应，如果我听他的话，安心留在家里，他一定尽力为我安排一切。他从不同意我离乡远游。我如果将来遭遇到什么不幸，那就不要怪他。谈话结束时，他又说，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。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，但大哥没听从他的劝告。那时他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一心要去部队服役，结果在战场上丧了性命。他还对我说，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，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。那么，他敢说，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。将来我呼援无门时，我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。

事后想起来，父亲最后这几句话，成了我后来遭遇的预言；当然我相信父亲自己当时也未必意识到有这种先见之明。我注意到，当时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老泪纵横，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，讲到我将来呼援无门而后悔时，更是悲不自胜，以致只得中断了他的谈话。最后，他对我说，他忧心如焚，话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当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感动。真的，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？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了，而是听从父亲的意愿，安心留在家里。可是，只过了几天，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简单地说，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烦我，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，我一直躲开他。但是，我并不仓促行事，不像以前那样头脑发热想干就干，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。我对她说，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，我除此之外什么事也不

想干。最好父亲能答应我，免得逼我私自出走。我说，我已经都十八岁了，无论是去当学徒，或是去做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。而且，还绝对相信，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，也必定不等满师就会从师傅那儿逃出去航海了。如果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情，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洋一次的话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，那我就努力加倍地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。

我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大发脾气。她对我说，让她去对父亲说这种事毫无用处。父亲非常清楚这事对我利害攸关，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。她还说，父亲和我的谈话是那样语重心长、谆谆善诱，而我竟然还想离家远游，这实让她难以理解。她说，总而言之，如果我执意要自寻绝路，那谁也不会来帮助我。她要我相信，无论母亲，或父亲，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的，所以我如果自取灭亡，与她也无关，免得我日后说，当时我父亲是不同意的，但我母亲却同意了。

尽管我母亲拒绝了我的请求，并表示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，但事后我听说，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了深感忧虑。他对母亲叹息说，要是这孩子能留在家里，也许会很幸福；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的话，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，因此，说什么他也不能同意我出去。

事过了一年光景，我终于离家出走了，而在这一年里，尽管家里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事，但我就是顽固不化，一概不听，反而老是与父母亲纠缠，要他们不要那样反对自己孩子的心愿。有一天，我偶然来到赫尔市。当时，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。但在那里，我碰到了—一个朋友。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，并怂恿我与他们一起去。他用水手们常用的诱人航海的办法对我说，我不必付船费。这时，我既不同父母商量，也不给他们捎个话，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听到消息的。同时，我既不向上

帝祈祷，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，甚至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后果，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。时间是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。谁知道这是一个恶时辰啊！我相信，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，一倒霉就这么久久难以摆脱。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，风助浪势，煞是吓人。因为我第一次出海，人感到难过得要命，心里又怕得要死。这时，我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。我这个不孝之子，背弃父母，不尽天职，老天就这么快惩罚我了，真是天公地道。这时，我父母的忠告，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乞求，都涌进了我的脑海。我良心终究尚未丧尽，不禁谴责起自己来：我不应该不听别人的忠告，背弃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。

这时风暴越刮越猛，海面汹涌澎湃，波浪滔天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。但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；就是与我过几天后见到的情景，也不能相比。可是，在当时，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，足已令我胆颤心惊了，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。我感到，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。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，我想我们会随时倾覆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了。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，下了无数次决心，说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命，只要让我双脚一踏上陆地，我就马上回到我父亲身边，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。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，再也不自寻烦恼了。同时，我也醒悟到，我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看法，确实句句在理。就拿我父亲来说吧，他一生平安舒适，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，也没有遭到过陆上的艰难困苦。我决心，我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，回到家里，回到我父亲的身边。

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，在暴风雨肆虐期间，乃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，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。到了第二天，暴风雨过去了，

海面平静多了，我对海上生活开始有点习惯了。但我整天仍是愁眉苦脸的；再加上有些晕船，更是打不起精神来。到了傍晚，天气完全晴了，风也完全停了，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。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，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丽。此时，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景。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，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，精神也为之一爽。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，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，就过来看我。“喂，鲍勃，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，“你现在觉得怎样？我说，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，一定把你吓坏了吧？”“你说那是一点微风？”我说，“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！”“风暴？你这傻瓜，”他回答说，“你把那也叫风暴？那算得了什么！只要船稳固，海面宽阔，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当然，你初次出海，也难怪你，鲍勃。来吧，我们弄碗甜酒喝喝，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！你看，天气多好啊！”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。简单一句话，我们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，调制了甜酒，我被灌得大醉。那天晚上，我尽情喝酒取闹，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，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，统统丢到九霄云外。简言之，风暴一过，大海又平静如镜，随之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一扫而光，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，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涌上心头。我把自己在危难时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。有时，我也发现，忏悔和决心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。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，并使自己振作起来，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。因此，我就跟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。不久，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，不让那些一本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。没到五六天，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

轻人那样，完全战胜了良心。为此，我必定会遭到新的灾难。上帝见我不想悔改，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，并且，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，不能怪别人。既然我自己不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，那么，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；那时，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、最胆大包天的水手，也要害怕，并且也要求饶。

出海的第六天，我们到达了雅茅斯锚地。在大风暴之后，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，因为尽管天气晴朗，但一直刮着逆风，因此，我们被迫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。逆风吹了七八天，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。在此期间，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来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，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，船只都是在这儿等候顺风，好驶入耶尔河。

我们本来不应该在此停泊太久，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。无奈风刮得太紧，而停了四五天之后，风势更猛。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优良港湾，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，船上的锚索、辘轳、缆篷等一应设备都十分结实，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，而且一点也不害怕，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。到第八天早晨，骤然风势变大。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，一齐动手落下了中帆，并且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，使船能顶住狂风，安然停泊。到了中午，大海卷起了狂澜。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到水中，打进了很多水。一两次，我们以为脱了船锚，因此，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。这样，我们就在船头下了两个锚，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。

这时，风暴来势大得可怕，我看到，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表情。虽然船长小心谨慎，力图保牢自己的船，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的时候，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，“上帝啊，可怜我们吧！我们都活不了啦！我们都要完蛋

了！”他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。最初一阵纷乱中，我不知所措，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——我的舱房在船头，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。起初，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，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。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，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。但我在前面说过，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，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，我可吓坏了。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往外一看，只见满目凄凉；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：海上巨浪掀天，每隔三四分钟便向我们扑来。再向四面一望，境况更是悲惨。我们发现，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，由于载货重，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。突然，船上的人惊叫起来。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。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，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，船上的桅杆一根也不剩了。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了，在海上小船便于行驶。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，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。

到了傍晚，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；当然此事船长是绝不愿意做的。但水手长抗议说，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的话，船就会沉没。这样，船长也只好答应了。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，主桅随风晃动失去了控制，船也随着剧烈摇晃，于是他们又不得不把主桅也砍掉。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。

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。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，不久前那次小风浪已经把我吓得半死了，更何况这次是真的遇上了大风暴。此时此刻，当我执笔记述我那时的心情，我感到，那时我固然害怕死，使我更害怕的是想到自己违背了不久前所作的忏悔，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起种种决心，这种恐惧感比我更害怕死。当时的心情既然如此，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怖，那种心理状态即使是现在也无法用言语描述。但当时的情景还不算是最糟的呢！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，就连水手们自

己也都承认，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可怕的大风暴。我们的船虽然坚固，但由于载货太重，吃水很深，一直在水中猛烈地摇摆颠簸。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下沉了。当时我还不知道“沉”是什么意思，这于我倒也是件好事。我后来问过别人后才明白究竟。这时风浪更加凶猛了，我看到了平时很难见到的情况：船长、水手长，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，他们都感到了船随时要沉没的危险。到了半夜，更是雪上加霜。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中间，突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：船底漏水了；接着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，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。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了。听到船底漏水时，我感到心就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；我当时正坐在自己舱房的床边，一下子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就倒在了船舱里。这时有人把我叫醒，说我以前虽然什么事也不会干，但至少现在可以去帮着抽水。听了这话我立即打起精神，来到抽水机旁，十分卖力地干起来。正当大家竭尽全力抽水时，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，只得随风向海上飘去；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，船长下令放一枪，作为求救的信号。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，听到枪声便大吃一惊，以为船破了，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一句话，我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。这种时候，人人都只顾自己的生命，哪里还会有人来管我死活，也没有人会看一下到底我发生了什么事。另一个人立刻上来替我抽水；他上来时把我一脚踢到一边，让我躺在那里。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。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。

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，但底舱里进水越来越多。显然我们的船不久就会沉没。此时，尽管风势略小了些，但船是肯定不会驶进港湾了。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。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，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。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

的危险划近我们的大船，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里，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的大船。最后，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浆，舍死相救；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，并且尽量把绳子放长。小艇上的人几次努力，终于抓住了绳子。我们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，全体船员才得以下了小艇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了，大家一致同意随着小艇随波逐流，并努力向岸边划去。我们的船长答应，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，他将给他们船长照价赔偿。就这样，小艇半划着，半随浪漂流，逐渐向北方的岸边漂去，终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。

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，我们就看到它已经沉下去了。这时，我才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。实话说，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，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。当时，与其说是我自己爬下了小艇，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的。从小艇的那一刻起，我已心如死灰；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风暴的惊吓，另一方面是由于想到此行吉凶难卜，内心万分恐惧。

尽管我们处境危险，水手们还是奋力地向岸边划去。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，我们已能看到海岸了，并看到岸上有许多人奔来奔去，想等我们小艇靠岸时救助我们。但小艇速度极慢，而且怎么也靠不了岸。后来，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。海岸由此向西凹进，并向克罗默延伸。这样，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，终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靠了岸。全体安全上岸后，即步行至雅茅斯。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受到了当地官员、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招待；他们妥善安排我们住宿，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。我们便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伦敦，或回赫尔。

当时，我要是还有点头脑，就应回到赫尔，并回到家里，我一定会非常幸福。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那个寓言中的父亲，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。因为，家里人听说我坐的那条船在

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，之后又过了好长时间才得知我并没有葬身鱼腹。

但我恶运未尽，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思悔改。好几次，在我思维清醒，理智也曾向我大声疾呼，要我回家，但我却没有勇气随从理智的召唤。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化的力量，但这却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定数；它常常会驱使我们自寻绝路，明知大祸临头，还自投罗网。很显然，正是由于这种定数使我命中注定无法摆脱厄运。也正是这种定数的驱使，我才违背理智，甚至不愿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接受教训。

我的朋友，即船长的儿子，就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，现在胆子反而比我小了。当时，我们被分别安置在雅茅斯市的好几个地方住宿，所以过了两、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。我刚才说了，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。一交谈，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。他看上去精神沮丧，且不时地摇头。他问了我的近况，并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。他对他父亲说，这是我第一次航海，只是试试罢了，以后想出洋远游。听了这些话，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怀的口吻对我说，“年轻人，你不应该再航海了。这次的灾难可以说是一个凶兆，这说明你不能当水手”。“怎么啦，先生，”我问，“你难道也不再航海了吗？”“那是两码事，”他说，“航海是我的职业，也是我的职责。你这次出海，虽然只是一种尝试，老天爷已给你点滋味尝尝了；若你再一意孤行，必没有好结果的。也许，我们这次大难临头，正是由于你上了我们的船的缘故，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似的。请问，”船长接着说，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要坐我们的船出海？”于是，我简略地向他谈了一下自己的身世。他听我讲完后，忽然怒气冲天，莫可名状。他说：“我作了什么孽，竟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。我以后

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，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坐！”我觉得，这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，想在我身上泄愤。事实上，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雷霆。可是，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番，催促我回到父亲身边，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。他说，我应该看到，老天爷是不会放过我的。“年轻人，”他说，“相信我的话，你若不回家，无论你上哪儿，你只会受苦失望。到那时，你父亲的话便会在你身上应验了。”

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，很快就跟他分手了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，对他的事情，也一无所知。至于我自己，口袋里有了点钱，就从陆路去伦敦。在去伦敦途中，以及到了伦敦以后，我一直在作强烈的思想斗争，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：回家呢，还是去航海？

一想到回家，羞耻之心使我归心顿消。我立即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讥笑我；我自己也不仅羞见双亲，也羞见别人。我以后时尔想起这件事，一般人之心情多么荒诞而可笑，又那样莫名其妙；尤其是年轻人，照例在这种时刻，应听从理智的指导。然而，他们不以犯罪为耻，反倒以悔罪为耻；他们不以干傻事为耻，反倒以改过为耻。而事实上他们若能觉悟，别人才会把他们看作聪明人呢。

我就是这样过了好几天，内心很矛盾，不知何去何从，怎么办。但一想到回家，一种厌恶感油然而起，难以抑制。这样过了一些日子，对灾祸的记忆逐渐淡漠，原来动摇不定的归家念头也随之日趋淡薄，最后甚至丢到了九霄云外。这样，我又再一次对航海生活向往起来了。

不久之前，那种邪恶的力量驱使我离家出走。我年少无知，想入非非，妄想发财。这种念头，根深蒂固，竟叫我对一切忠告置若罔闻，对父亲的恳求和严命置若罔闻。我是说，现在，又正

是这同一种邪恶的力量——不管这是一种什么力量，使我开始了一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。我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；以水手们的俗话说，就是到几内亚去！

在以往的冒险活动中，我在船上从未当过水手。这是我的不幸。其实，我可以比平时艰苦些，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们做的工作。到一定时候，即使是做不了船长，不定也能当上大副或船长助手什么的。可是，命中注定我每次都要作出最坏的选择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口袋里装了几个钱，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，我就和往常一样，以绅士的身份上了船。我从不参与船上的任何事务，也从不学着去做。

在伦敦，我交上了好朋友。这又是我命中注定的。通常这种好事不会落到像我这样一个放荡不羁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。魔鬼总是早早给他们设下了陷阱。但对我却不然。起初，我认识了一位船长。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；在那儿，做了一笔不错的生意，所以决定再走一趟。他对我的谈话颇感兴趣，因为那时我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讨厌。他听我说要出去见见世面，就对我说，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去，可以免费搭他的船，并可做他的伙伴，和他一起用餐。我如果想顺便带点货，他将告诉我带些什么东西最能赚钱，这样也许我能赚点钱。

对船长的盛情，我正是求之不得，便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。船长真诚朴实，我便上了他的船，并捎带了点货物。由于我这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，我赚了一笔不少的钱。因为，我听他的话，带了一批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，大概值四十英镑。这些钱我是靠一些亲戚的帮助弄来的。我写信给他们；我相信，他们就告诉我父亲，或起码告诉了我母亲，由父亲或母亲出钱，再由亲戚寄给我，作为我平生第一次做生意的资本。

说实话，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航行。这完

全应归功于我那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我还学会了一些航海的数学知识和方法，记航海日记和观察天文。一句话，懂得了一些做水手的基本知识。他乐于教我，我也乐于跟他学。总之，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，又成了商人。我这次航行，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。回到伦敦后，我换回了三百英镑，赚了很多钱。这更使我踌躇满志，因而也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。

然而，这次航行也有我的不幸。特别是因为我们做买卖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一带，从北纬 15 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，天气异常炎热，所以我得了航行于热带水域水手们常得的热病，三天两头发高烧，讲胡话。

现在，我俨然成了做几内亚生意的商人了。不幸的是，我那位船长朋友在回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决定再去几内亚走一趟，便踏上了同一条船。这时，船上原来的大副做了船长。这是一次最倒霉的航行。虽然我上次赚了些钱，但我只带了不到一百英镑的货物，余下的二百英镑都寄存在船长寡妇那里。像船长一样，她待我公正无私。但是，在这次航行中，我却屡遭不幸。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：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，或者，说得更确切一点，正航行于这些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。一天破晓时，有一艘从萨累的土耳其海盗船突然开来，扯满了帆，从我们后面追上来了。我们的船也张满了帆试图逃跑。但海盗船比我们快，逐渐逼近了我们。看情形，再过几小时，他们肯定能追上我们。我们立刻开始作战斗准备。船上有十二门炮，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。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，他们赶了上来。他们本想攻击我们的船尾，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。我们把八门炮搬到了这一边，向他们一齐放。海盗船边后退，边还击；他们船上二百来人一齐用枪向我们射击。我们的人隐蔽得好，没有